



《遥远的安大略湖之二》李建国
油画 80 × 65cm



《红烛》李建国 油画 85 × 85cm



伦敦国立美术馆

醉心的旅程

——伦敦国立美术馆

◎ 郭延容

清晨，打开门户，满眼的朦胧会立刻沉醉于漫天缥缈的水雾中，这就是伦敦晨时迷人的色彩——淡清色的茫然。拂开雾气，顺着伦敦的皇家大道白厅街北上，可以路过英国政府公务区，到达特拉法加广场。去过伦敦就一定知道“特拉法加广场”对游客是一种预言。因为它的北侧是伦敦真正具特色的绘画收藏和陈列地——著名的伦敦国立美术馆。

“伦敦国立美术馆”顾名思义，它是一个官方美术馆，但这并不能影响它在内容上的民间性，它之所以具有此特点，主要是因为1824年创建时，仅以银行家J.J.安格斯汀个人所藏的38幅画为基础，这些作品并不是经过专家审定后被收藏的，而是根据收藏者的个人爱好幸存下来。并且最初还只是陈列在这位富商的宅邸中，后来经过当时首相提议议会批准才建了国立美术馆。但它的作品收集方式和其他皇家画廊或宫廷美术馆相去甚远，他国画廊主要以皇家和贵族藏品为基础，伦敦国立美术馆却只能靠收藏家捐赠和对民间藏品的收购来丰富内容。现存有2000多件作品，虽然比起卢浮宫来说是“小巫见大巫”，但却足以使游人在此不知不觉地度过一整天了。

当面对美术馆时，雄伟的希腊科林斯柱式组成的门廊，拜占庭式小圆顶装饰，不得不让人想到十九世纪早期的英国伟大建筑设计师威廉·威尔金，如果他的这一建筑也算

是伦敦国立美术馆一件藏品的话，那他就是最宏伟最具规模的作品，虽然此作并非作者的代表作。

美术馆主要由主馆和新馆两部分构成，主馆被分为东、西、北三区，共30多个展厅，新馆建在西区之外。西区也是观赏美术馆的第一站。

进入西区第一厅，环视四壁，会发现这



《拉·格鲁内埃尔之浴》莫内 油画 73 × 92cm 1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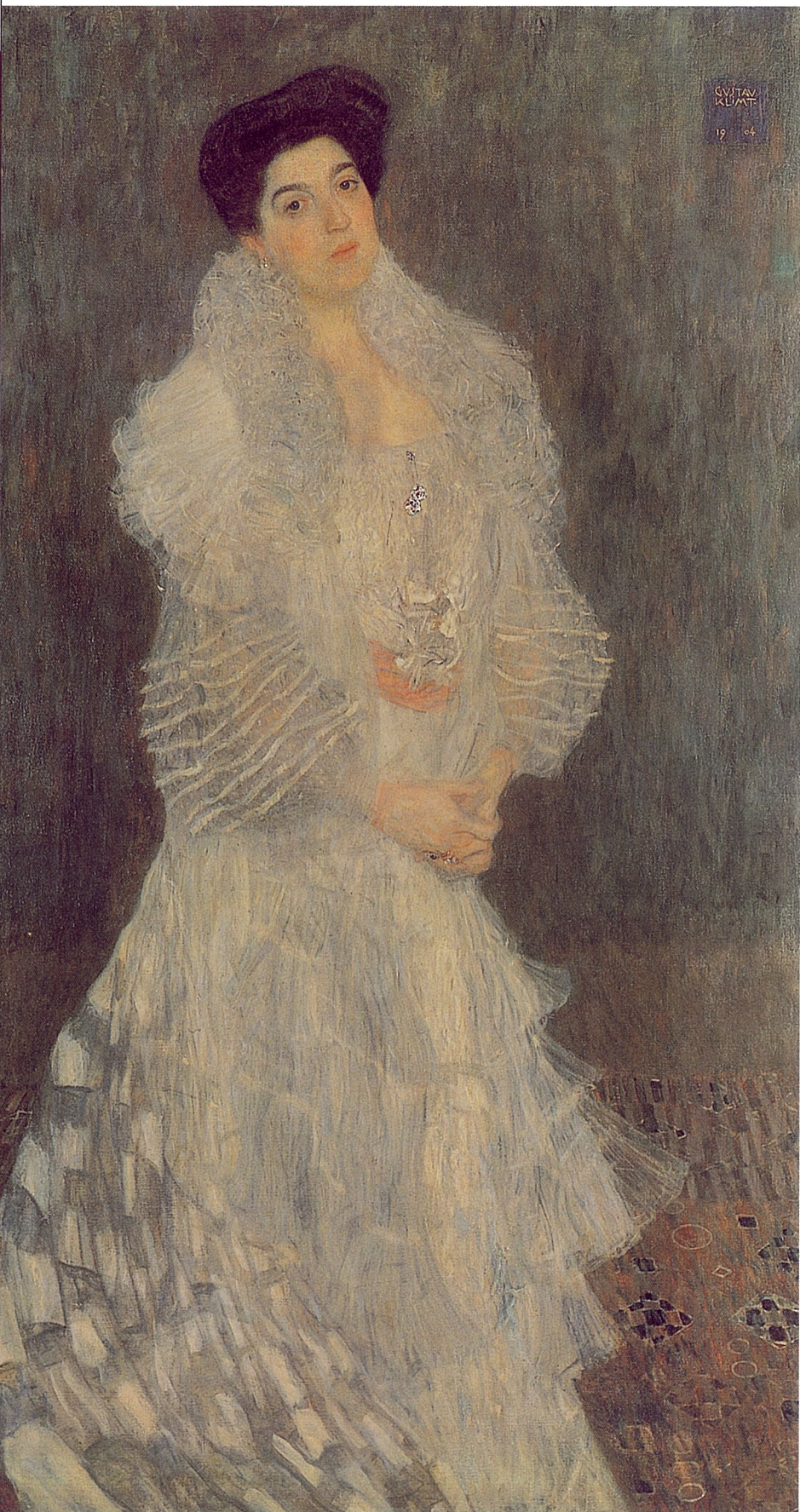
里主要是意大利16世纪的作品。但最吸引人的却是德国画家小霍尔拜因的《两大使》



《热带雨林中的虎》卢梭 油画 129.8 × 161.9cm 1891

(1533年)，内容表现了姜·德·丹特维与乔治·德·塞夫两位大师的友谊，画面除了这两位涵养深厚，神采奕奕的大使外，还出现了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静物，如地球仪及几何体等器具，提示出人们的生存现状，即是一个科学萌动的时代，而书与琴的出现则是对人物的生活状态的描述，同时似乎也反映出科学对田园式生活的淡化。地板上飘浮的变形骷髅，暗示着死亡将带走一切，科学也好，生活也好，权力也好，都因死亡而付之一炬。这幅画十分写实，以精致的质感及正确的透视法而赋予明确的真实感，以突出现实对宿命的无可奈何。

小霍尔拜因作品并不多，有一幅藏于法国卢浮宫，名为《尼可劳斯·克拉哲肖像》



《赫尔米涅·卡里亚肖像》 克林姆特 170.5 × 96.5cm 1904

(1528年),但从他对美术史的作用来看,《两大使》可以说是得到了最合适的收藏处。

继续往前走,可以看到一个小厅,正面上挂着一幅达·芬奇的《圣母子,圣安娜和圣约翰》素描作品,根据专家考证,它应该是现存卢浮宫《圣安娜和圣母子》那幅祭坛画的画稿。此画于1763年由英国驻威尼斯大使的兄弟R·乌多尼从威尼斯的沙雷德家族购得,1791年成为皇家美术学会的财产,直到1966年,国立美术馆才从皇家美术馆购得,此外,还有达·芬奇的《岩间圣母》,《两个奏乐的天使》,《圣母子》等几幅陈于新馆中。

在西侧馆还可以看到意大利威尼斯画派代表人物提香的几幅作品《“不要摸我”》,《维纳斯与美少年》,《温德拉明家族》;丁托列托的《温琴佐·莫罗西尼像》,《银河的形成》,《乔治与龙》,情节十分生动;韦罗内塞的《爱的譬喻:莫敬》与《爱的譬喻:不忠》;洛托的《像烈女卢克雷提亚般的贵妇》等。

从西区进入新馆便发现这是一个对文艺复兴历史的回忆地,陈列着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初的作品,拉斐尔,达·芬奇,艾戴克等几代大师的油画,此间皆有收藏。艾戴克的《阿诺非尼夫妇像》描绘了为爱情永恒而宣誓的那一瞬间——婚礼,大红背景下的两夫妇严肃、认真,并幸福;忠贞的小狗在夫人的裙沿边撒娇。背后的墙上还写着一排有趣的字:“艾戴克在此,1434年”,可以推测镜中人就是证人艾戴克,美好的婚礼正在进行。

另一幅表现“圣洁”的画是拉斐尔的《亚历山大城的圣加德林》,圣女上泛的眼神透露着虔诚,这幅华丽的作品被誉为文艺复兴盛期的“新弯曲线条主义”的典范。圣女身体的大幅扭曲,透出光线所具有的微妙效果,这或许得自达·芬奇的《丽达》,因为那时期,拉斐尔十分注意达·芬奇作品的种种样式及绘画方式,但他画中人与景追求着美妙调和,画面总被某种光辉包裹。

恋恋不舍地告别文艺复兴的佳作,走进北侧展馆,顿时又被另一种情调感染,这里主要藏有荷兰17世纪作品,德国部分作品,以及佛兰德斯17世纪的作品,著名艺术家有鲁本斯、伦勃朗、维米尔、霍尔玛,委拉斯贵支。观众最感兴趣的主要有鲁本斯的《草帽》,伦勃朗的《伯沙萨的飨宴》,委拉斯贵支的《镜前的威拉斯》,维米尔的《站在琴前的女子》等。这些不同流派,不同国家的大

师们的作品,同时会聚一堂,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触,使人联想起许多对作者和作品的故事。如《镜前的威拉斯》,这样苗条的女性在欧洲为数甚少,斜依床榻的背影显得如此轻盈,线条从面颊一直滑到脚趾,充满着诱惑和神秘,成为男性凝视和忘情的对象。由此引发了一场骇人的事件:1914年3月10日,一名激进的主张扩大女性参加政权的运动分子玛莉·李察生化名波莉·迪克,拿了一把斧头到美术馆猛砍此画,激起相当大的公愤。现存的画是遭难后修复的,若仔细观看,还能看到一些断裂的痕迹。但此事也为这幅画增加了现代性意义。

转入东侧展馆,便进入了激情篇,形形色色,精品集萃,叫人应接不暇的文艺复兴后的欧洲现代艺术展于眼前。首先有英国18、19世纪的绘画,庚斯博罗的代表作《清晨的散步》;西班牙戈雅的《伊沙贝尔·科沃斯·德波塞尔夫人》;法国17世纪到20世纪的作品中有普桑的《酒神祭的狂欢》,带人进入充满野性魅力的舞会,华多的《“爱之歌”》色调清丽,风景秀丽,歌颂了温暖的牧歌式的爱情。安格尔的《静坐的莫瓦特雪夫人》是一位雍容华贵的女人斜靠在沙发上,显得闲适悠然。德拉克洛瓦的《男爵肖像》和采用漫画语言、讽刺意味沉重的枉米埃的《唐吉珂德与桑丘》。库尔贝的《苹果与石榴》、马奈的《女侍》、德加的以红色为主调的《梳头》,雷诺阿的《舞者》和《伞》。还有被视为美术馆镇馆之宝的赛尚作品《大浴女》,浴女们致密的排列在自然环境中的激情色彩及强烈光线形成的密实结构之中,这幅画在塞尚的所有作品中是最抽象的,即使画中人物形体不太完整,但相同方向的趋势却造就了画面的整体感和谐调性。

另外还有莫内的《睡莲池》,修拉的《安湿尔浴场》,克里姆特的《赫尔米涅·卡里亚肖像》,以及鲁东最具神秘和梦幻色彩的《花业中的奥菲莉亚》,鲁东创作了很多明快、喜悦的花卉作品,歌咏生命的存在,并得了“找到生之喜悦的悲情画家”之名。

走出东区,随着穿越过门廊的目光,可以看到夕阳呼唤着拖着长长影子的建筑物,向西滑去。但美术馆的书市,咖啡厅中却并不冷清。这是个旅途极短,时间不长的行程,但心路却飞越了近8个世纪,经过了宁静、躁动、严肃、静思、快乐、幸福、冲动、感叹、惊讶、悲戚种种历程。



《站在琴旁的女子》 维米尔 油画 51.7 × 45.2cm 1670



《初次外出》 雷诺阿 油画 65 × 50cm 1876